

##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民间信仰<sup>\*</sup>

严 奇 岩

提 要：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的民间信仰主要包括图腾崇拜（植物图腾和动物图腾）、人物崇拜（包括祖先崇拜与先贤崇拜）和各种巫术崇拜，其特点是以原始宗教信仰为主。这些民间信仰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和显要文化表征。

严奇岩，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关键词：清代竹枝词 贵州 图腾崇拜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俗神信仰，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接受，更具体地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广大群众对现实生活物质方面的愿望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志土风而详习尚”的竹枝词多反映下里巴人的文化世界，有方志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史的研究价值。清代贵州竹枝词中有许多关于民族民间信仰的记载，为我们了解清代贵州各族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大量线索与参考。可惜这方面的史料挖掘不够，而且，目前学界缺乏总体上对清代贵州各族民间信仰的概括<sup>①</sup>。基于此，本文尝试以竹枝词为分析文本对清代贵州民间信仰作些梳理。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主要以原始宗教信仰为主，体现多神信仰的特点。原始宗教又可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植物图腾和动物图腾）、人物崇拜（包括祖先崇拜与先贤崇拜）和各种巫术崇拜。从清代贵州的竹枝词看，自然崇拜较少，主要涉及图腾崇拜（植物图腾和动物图腾）、人物崇拜（包括祖先崇拜与先贤崇拜）和各种巫术崇拜。

### 一、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各族的原始图腾崇拜

清代贵州各族的原始图腾崇拜包括竹王崇拜、盘瓠信仰和虎崇拜。

#### （一）竹王崇拜

西南各地流传竹王的传说，尤以贵州为最。古夜郎竹王传说在文献中最早见于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

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至今贵州的彝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壮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等民族中都流传竹王的传说，且多以竹为图腾。

祭祀竹王的遗址在西南地区分布很广，形成竹王崇拜文化圈。在贵州著名的祭祀竹王遗址有福泉城郊的竹王城、桐梓的“竹王坟”等。竹枝词与竹王崇拜密切相关。巴人竹枝词最初作为一种祭祀歌谣，生成于西南竹图腾崇拜、竹王崇拜文化背景中，原是祭祀竹王的仪式歌<sup>②</sup>。清代贵州竹枝词对竹王崇拜的习俗多有歌咏。如道光时期张国华咏遵义府竹枝词“夜郎原置县扶欢，又置播州与鼎山；三县并归桐梓县，密云深锁竹王关”和“汉朝竹氏七王传，袭爵宣威镇百蛮；改土归流遗冢在，荒烟蔓草夕阳间”都提及桐梓“竹王坟”<sup>③</sup>。清末令狐堃《竹王祠竹枝词》“芦笙一路赛神忙，自大依然作僭王；却怪一般蛮触后，更无人及竹三郎”。作者注明：“今桐邑中有七郎土地祠在遯水侧，云竹王第七子也，其他无闻。”<sup>④</sup>赵彝凭《珍州竹枝词》“杨家河岸柳纷纷，是处游人各结群；何故莲花频贴地，裙钗争上竹郎坟”。作者注：“竹郎坟在城南五里，由杨家河过去，石槲内刻有男女各像。”<sup>⑤</sup>这些都是歌咏黔北的竹王坟。嘉庆时期张澍《黔苗竹枝词》载“田歌处处乐升平，芦曲吹时社鼓声；送得山魈迎五显，大家齐上竹王城”<sup>⑥</sup>。杨文莹《黔阳杂咏》“蛮夷大长多雄怪，箫鼓年年赛竹王”。原文注：“今杨老、黄丝驿有竹二郎、竹三郎祠。”<sup>⑦</sup>这些是歌咏福泉城郊的竹王城。

竹枝词记载了竹王的传说。如康熙时期田榕

《黔苗竹枝词》“木生九子尽为龙，荒怪难详耳目中；遯水远浮三节竹，金龙近蓄九香虫”<sup>⑧</sup>。嘉庆时期舒位《黔苗竹枝词》中对竹王的传说作了详细的记载。其诗云“流水淙淙市夜郎，浣纱人见竹三王；年年饱吃桃榔饭，不信人间有稻粱”。原注：“初有女子浣于遯水，见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哭声，剖竹得一男。妇养之，长而自立为竹郎侯，以竹为姓。汉武帝杀之，后封其三子，民为立竹王三郎神祠。”<sup>⑨</sup>舒位这首诗道出了夜郎王的身世。汉代以后，以今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各地少数民族年年岁岁都要选择吉日，举行盛会祭祀竹王。

在竹王崇拜的民俗中，清代竹枝词最多是反映祭祀竹王的“赛竹王”、“赛竹三郎”等活动。“赛竹王”是一项极隆重的祭祀竹王的集会活动。“赛竹王”也称“赛竹三郎”，各地、各民族开展的活动有所不同，一般是民间祭祀竹王中的游村、赛歌、赛舞、赛鼓、赛锣、赛牛、赛鸟和赛芦笙等娱神活动。

“赛竹三郎”在清代十分兴盛，诗人在诗作中皆有咏唱。

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几重岭树灭蛮庄，妇女逢看不肯藏；闻道寨前花鼓闹，背儿争赛竹三郎”。原注：“竹三郎即竹子所生三子，配食其父，蛮人祀之者多。”<sup>⑩</sup>“赛”就是备仪仗、鼓乐、杂戏等祭祀活动，酬报竹王的神恩。余上泗说的“赛竹三郎”是指祭祀竹王时民间举办的赛马活动。

“赛竹三郎”在各地的活动内容不尽相同。据魏绪文等调查，黔西一带仡佬族在农历立春日，村村寨寨都举行赛马比箭活动。选出能手参加部落大赛，大赛选取的能手参加国赛。国赛选出的头一名，就叫“竹三郎”。第二年谁能比赢竹三郎，就可装扮竹三郎。如连续三年夺得第一名，三郎所骑的马可在乡里任意挑选一匹。谁家的马只要被竹三郎挑上，就认为是大喜事，要请竹三郎喝酒吃肉，给他挂红戴花<sup>⑪</sup>。

在清代贵州竹枝词中有关“赛竹三郎”的祭祀活动还很多。如乾隆时期张敏文《思塘杂咏》“雨雨风风六月凉，占时都说岁丰穰；连村早稻先秋熟，争献鸡豚赛竹王”<sup>⑫</sup>，以及蒋攸銹《黔阳竹枝词》“黑衣竞逐乌鸦队，铜鼓声中赛竹王”<sup>⑬</sup>。

嘉庆时期吴振棫《黔苗杂咏》“娶妇仍愁独梦长，只夸紫电掣刀光；风前五色旗如绣，看取村人赛竹王”<sup>⑭</sup>；孔昭虔《乌蛮竹枝词》中也载“渝舞蛮歌诸葛鼓，村村争赛竹三郎”。原注：苗俗“尤虔事竹王，有竹三郎祠，香火甚盛，云是竹王第三子也”<sup>⑮</sup>。钟渊映《黔中竹枝》“盘江西

去接滇池，风土依稀记昔时；铜鼓迎神歌一曲，居人同赛竹王祠”<sup>⑯</sup>。

清末咏“赛竹三郎”的竹枝词则更多。如杨文莹《黔阳杂咏》“务相槃瓠正史详，尸飞鳖令未荒唐；蛮夷大长多雄怪，箫鼓年年赛竹王”<sup>⑰</sup>。令狐堃《竹王祠竹枝词》“芦笙一路赛神忙，自大依然作僭王；却怪一般蛮触后，更无人及竹三郎”。清末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歌咏花苗赛竹三郎的诗载：“岚垭声中硃崽忙，脚禾秋早喜登场；竿酒筍成牛酱熟，月中争赛竹三郎。”<sup>⑱</sup>

这些竹枝词中的“赛竹王”就是记载各地少数民族的竹王崇拜民俗活动，从中不难想见古代祭祀竹王的盛况。

贵州竹王崇拜的习俗今天依然存在。贵州镇宁革利乡苗族支系“蒙正”不信神，只敬奉祖宗竹王，并称夜郎竹王就是他们的老祖宗。男性成人都要举行仪式供竹王，死时用供的竹片陪葬。这是唯一一支以“竹王”为图腾的苗族，一直以来，他们都自称是夜郎竹王的后裔。

## （二）盘瓠信仰

盘瓠是传说中帝啖的宠犬，盘瓠（槃瓠）信仰即为犬图腾。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叶钱序》载：“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各异，源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按《溪蛮丛笑》的说法，西南很多种“苗蛮”都起源于盘瓠。明代王士性《广志绎》也称，贵州的苗民，“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竹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总之，盘瓠子孙”<sup>⑲</sup>。张澍《续黔书》卷2也载：“水、佯、伶、侗、僮、瑶等种，皆祀盘瓠，相传盘瓠之后。”<sup>⑳</sup>嘉庆时期舒位记载了西南夷来源于槃瓠的传说，其《黔苗竹枝词》中载：“嫁得槃瓠不自由，岑山孖水远来游；无因石室功臣表，狗尾如貂续未休。”原文注：“槃瓠，高辛氏之畜狗也，衔犬戎吴将军头献阙下，帝酬其功而妻以少女。槃瓠遂负女走入南山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妇，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号曰‘蛮夷’。”<sup>㉑</sup>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侗家苗（今瑶族）、仲家（今布依族）、瑶人（今瑶族）、木老（今仡佬族）、佯僮（今毛南族）、生僮（今壮族）、天苗（今苗族）等苗瑶族系有盘瓠信仰的习俗。

如余上泗《蛮峒竹枝词》“爱著青衣短似襦，逢年酹酒祀槃瓠”。原注：瑶人“岁节祀槃瓠”。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侗家苗槃瓠崇拜的习俗。其诗云：“槃瓠新年祭一遭，祖宗留饭与

儿曹；棉花如雪苗娘喜，市上今年布价高”，原文注：“侗家苗衣长不过膝，以岁首祀槃瓠而会食。”另外，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载“妖姬符水咒喃喃，都贝坛前礼编参”。诗中并注：天苗“祀神曰都贝大王”<sup>②</sup>。都贝大王即盘瓠，这是对天苗祭祀祖先盘瓠活动的生动描写。盘王节也是今苗、瑶族祭祀祖先盘瓠的重大节日。《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均有瑶人于十月聚族“祭都贝大王”的记载。

在竹枝词中反映盘瓠信仰的习俗最多的还是百越各族。如乾隆时期齐周华《苗疆竹枝词》载仲家：“槃瓠蛮种自高辛，穴处巢居性率真；跳月不消烦月老，芦笙对对是仙姻。”<sup>③</sup>舒位《黔苗竹枝词》载木老“放鬼才过七七期，更传画鬼祀灵旗；无端食指今朝动，问是槃瓠第几支”。原文注：木老“其族同姓不婚，异姓不共食犬”<sup>④</sup>。这说明盘瓠信仰与食犬习俗不相矛盾，这与苗族以牛为图腾，但也有斗牛、椎牛、吃牛等习俗是一致的，只不过信仰盘瓠的民族中对食犬有诸多禁忌。张澍《黔苗竹枝词》“盘瓠鼻祖想余威，结束阑干独力衣；世载精夫雄广泽，铜符尚说赐龙闹”<sup>⑤</sup>。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荔波县里月场开，侗水瑶族跳几回；槃瓠祭馀歌舞散，肩头背得丽人来”，诗中注：“伴僮在荔波县与侗、水、瑶相同。岁首祭槃瓠，男女连袂入场歌舞，相悦者负之而去。”<sup>⑥</sup>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纷纷蛮触起相吞，槃瓠遗风未可沦；寸裂仇躯炊作胆，怀羹分赠与村村”。作者注：生僮“祀神曰‘槃瓠’”。乔子木《盘南苗俗竹枝词》“同是槃瓠几派分，踰堂歌舞一群群；桶裙低露双趺雪，发髻鬆堆半笠云”<sup>⑦</sup>。虽然作者没有指明哪个族系，但从“桶裙”服饰看，这是百越族系的盘瓠图腾。另外，龙绍纳《榕城竹枝词》载“新妆结伴赛缠头，槃瓠村村祝社秋；男解曼歌女解舞，锦绒铺背斗肥牛”<sup>⑧</sup>，显然是关于侗族地区的槃瓠图腾。

据研究，盘瓠信仰在我国西南地区以贵州的苗族、仡佬族和四川西部地区最为流行<sup>⑨</sup>。不过，从竹枝词看，槃瓠图腾的民族主要是百越族系。祭祀槃瓠是百越族系重大的民族节日，多在岁首进行，其活动包括斗牛、跳月等项目。盘瓠传说也成为这些族群的集体记忆。它解释了这些族群的族源，为盘瓠即祖先的信仰提供了支撑，成为区别其他族群的显要文化表征<sup>⑩</sup>。刘锋也指出，嗜吃狗肉并以此作为赠送礼品，是百越各族共同的文化要素<sup>⑪</sup>。

### （三）虎图腾崇拜

清代贵州竹枝词中有关于虎崇拜以及衍生许

多禁忌文化习俗的记载。西南地区以虎为图腾的地区在历史时期十分广阔，但以川东和贵州地区最为明显。在川东、鄂西、黔东北地区十分盛行“虎化人”的传说<sup>⑫</sup>。

康熙时期田雯《黔书》下卷《虎》：“关索岭下蛮村中，一妇人化为虎，虎文炳炉。夺门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数日，必来顾其子，少顷，垂头鞅鞅而去。”<sup>⑬</sup>张澍《续黔书》也载“今黔之夷俗亦善变虎，王渔洋记定番土司之事，非妄也。土人言此事多有，其子孙入山颇识之，虎亦数来其家巡视”<sup>⑭</sup>，说得很生动。在清代，一些少数民族“皆棲居以避之虎”，对虎的畏惧和崇拜深入生活之中。如苗族特别是红苗有五月寅日夫妇异居、亲族不相往来以避虎的风俗。清《皇清职贡图》载铜仁府属红苗，“其俗五月寅日，夫妇各宿，键户禁语，以避虎恠”<sup>⑮</sup>。贝青乔《苗俗记》：“五月寅日，埋户伏处，亲族不相往来，有犯者，谓必道虎厄。”实际上这种风俗也不过是虎图腾崇拜的残留。

清代竹枝词中多载有红苗寅日避虎的习俗，而寅日避虎的习俗也主要发生在黔东北的红苗聚居区。如张澍《黔苗竹枝词》“鼙鼙调鼓舞恩恩，妆像如尸亦古风；五月寅辰齐键门，前途怕有李翁逢”。原注：“红苗在铜仁，人死将所遗衣服妆像击鼓歌舞，名曰‘调鼓’，每年五月寅日，夫妇各宿，不敢言，不敢出，恐犯虎伤也。”<sup>⑯</sup>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衣被斑丝无点尘，装尸调鼓闹比邻；怪底鸳鸯不同宿，几家五月怕逢寅”。原文注：红苗“每岁五月寅日，夫妇各宿，不出户，不言语，以避鬼，防虎厄”<sup>⑰</sup>。舒位《黔苗竹枝词》歌咏红苗的诗歌为“织就斑丝不赠人，调来铜鼓赛山神；两情脉脉浑无语，今夜空房是避寅”。原文注：“每岁五月寅日，夫妇别寝，不敢相语，以为犯则有虎伤。”<sup>⑱</sup>吴振棫《黔苗杂咏》“传闻五姓作比邻，一色斑丝被服新；白竹弩强工射虎，如何五月怕逢寅”。作者在自注中说明生苗、红苗“每岁五月寅日，夫妇各宿，不出户，以避鬼，恐虎伤也”。王成璐《铜仁杂咏》载本寨云屯的五姓苗“椎牛歌月泉神赛，褰虎呼风野鬼招”。作者注明苗俗“忌虎祀神，牛用椎，不用杀”<sup>⑲</sup>。椎牛褰虎体现了苗族的虎图腾文化，说明苗族椎牛祭祖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防止虎患，这在《百苗图》中有关西苗的记载中也有类似记载。<sup>20</sup>世纪吴泽霖对苗族吃鼓藏的调查也证明这点<sup>⑳</sup>。

同时，清代苗族、仡佬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有尊虎之风俗，一旦生病则请巫师用老虎面具缀以彩色丝变法求神。清代竹枝词中歌咏这方面习

俗的竹枝词以涉及锅圈佬最多。虎作为最凶猛的动物,锅圈佬在驱鬼治病中以五色线装饰作虎头,用虎头作法器,其目的是用老虎的形象去制服病魔。如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堪笑锅圈顶上留,病来祷告未尝休;鬼师箕内无他供,五色装绒饰虎头”。原注:“妇人乱发以布束之如锅圈,号‘锅圈佬’,病者延鬼师,以五色绒饰虎头攘之。”张澍《黔苗竹枝词》“闻说前村闹鬼师,虎头雒雒跃圆箕;不知今夕是何夕,且酌茨梨酒百卮”。作者注明锅圈佬“病延鬼师,以虎头一具无色绒饰之,置箕内,祷之。”<sup>⑩</sup>舒位《黔苗竹枝词》载“平远放中鬼画符,传来面具有于菟;虽然不作招魂赋,且尽生前酒一壶”。指的也是锅圈佬“有疾,则延鬼师,以虎头一具,用五色绒装饰,置簸箕内祷之”<sup>⑪</sup>。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拜罢虎头酬大巫,刺梨酒熟不须沽;阿亨阿蒙都醉了,下坡滑搭要人扶”,是说锅圈佬“病延鬼师,以五色绒饰虎头,置箕内拜祷之”<sup>⑫</sup>。清末易梧冈《黔苗竹枝词》载“布包乱发似锅圈,无折长裙缝不穿;病懒延医偏祭虎,死偏倒葬怕魂还”<sup>⑬</sup>。这是指锅圈佬“病则女巫以绒饰虎头祭”。

清代贵州民间避虎或尊虎的虎图腾习俗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有残留,至今贵州彝族巫师一般都是披虎皮作法。

## 二、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各民族的人物崇拜

清代贵州各民族人物崇拜主要包括祖先崇拜和先贤信仰。

### (一) 祖先崇拜

竹枝词反映的各族崇拜的祖先分两类,一是本民族的始祖蚩尤,二是本家族的历代祖先。因而其祭祀分两类,一是“吃牯脏”,为最隆重的祭祀节日;二是“椎牛”、“闹尸”、“作夏”等每年都举行的祭祀活动,祭祀列祖列宗和祖先亡人。各寨有祭祀祖先的祖堂,如苗族的“鬼堂”,因而祭祀祖先叫“开鬼堂”。

乾隆时期蒋攸銛《黔阳竹枝词》载“榼婿翻疑报打牙,岁时作夏语纷哗;冠笄尚不忘初服,耕织惟勤蔡宋家”。梁玉绳《黔苗词》“临丧作夏舞婆娑,调鼓声喧发浩歌;葬地但凭鸡子卜,掩埋犹胜束藤箩”<sup>⑭</sup>。这种“人死则宰牲吹笙跳舞”的“作夏”即“闹尸”。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楼上人居楼下牲,百棺同日卜佳城;苗妇梳完羊角髻,教儿莫向鬼堂行”。原文注:楼居苗“人死停丧二十年,合寨卜吉,以百棺同葬。建祖祠曰‘鬼堂’,什器畏不敢犯,以为不

祥”<sup>⑮</sup>。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罗汉苗“野棠开时鬼堂开,薄薄青衣称体裁;笙笛两行花两路,阿依亲看砍牛来”。作者在诗中注明:“春日祀祖,曰‘开鬼堂’。”<sup>⑯</sup>

舒位《黔苗竹枝词》歌咏西苗祭白号的习俗。其诗载“山陞高下接青黄,今岁丰收是淩场;便要椎牛祭白号,万山箫鼓闹斜阳”。原文注:“西苗居平越之清平,岁十月收获后,以牯牛置平壤,延善歌祝者导于前,男女童数十百辈随之,歌舞历三昼夜,乃屠牛以报丰年,名曰‘祭白号’。”祭白号也即祭白虎,前文提到苗族椎牛祭祖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防止虎患。因此,苗族“吃牯脏”兼有祖先崇拜和虎图腾的双重文化内涵。

牯脏节又称鼓社节、拉鼓节、祭鼓节,是贵州苗族和侗族等少数民族祭祀本支宗族列祖列宗神灵的传统祭祀节日,俗称“吃牯脏”或“吃鼓藏”。

清代竹枝词对黑苗在牯脏节祭祀祖先的习俗多有记载。黑苗在都匀、八寨、镇远、清江、古州等地。舒位《黔苗竹枝词》“准待来年吃牯脏,鬼堂风雨自啾啾”。原文注:黑苗“每十三年畜牯牛,祭天地、祖宗,号祭曰‘吃牯脏’。每寨公建祠,名曰‘鬼堂’”<sup>⑰</sup>。张澍《黔苗竹枝词》“牯藏吃罢腹阗然,又索前村外甥钱;洞崽爷头同一笑,谁家阿妹最韶年”。作者在注中也反映黑苗“每十三年畜牯牛祭天、地、祖先,名‘吃牯脏’。”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诗中注明苗族:“每十三年畜牯牛祀天地、祖先,曰‘吃牯脏’。”可见,牯脏节(又名鼓藏节)的周期是每十三年举办一次,其重要内容是杀牛祭祖。实际上贵州各地苗族吃牯脏的周期不尽相同,有三年、五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举行一次的,也有三十年举行一次的。因耗资巨大,多数是十一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节期一般在农历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

### (二) 先贤信仰

蓝勇指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清西南地区民间信仰对前贤的崇拜比例越来越大<sup>⑱</sup>。清代贵州民间崇拜的先贤包括遵义知府陈玉璽、三国名贤诸葛亮、唐代忠臣南霁云等。

乾隆时期遵义知府陈玉璽从山东引进蚕种及丝绸织造技术,山蚕产业对贵州遵义经济文化的推动非常明显。遵义成为全省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使遵义富甲全省。正所谓“黎平之民富于木,遵义之民富于丝”。道光《遵义府志》记载:“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玉璽之力也。”<sup>⑲</sup>清代竹枝词对推动遵义经济文化发展的引路人陈玉璽多

有题咏。如杨文莹《黔阳杂咏》中载“省庵太守贻我茧，从此遵绸走四方；记取渔洋诗句好，春山到处是蚕房”。诗中注：“乾隆七年（1742），陈省庵太守玉璽，以山东养山蚕法行于遵义，遵人至今食其利。”<sup>⑧</sup>杨文莹的竹枝词概述了清代陈玉璽从山东引进蚕种到遵义的历史。平翰《播州竹枝词》“家家门外种青桐，家家虔拜马头娘”<sup>⑨</sup>；蚕神在民间有蚕女、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等多种称呼，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司蚕桑之神。

陈玉璽因此受后人祭拜，成为地方神。正如平翰《播州竹枝词》载“六月十五赛蚕神，当年太守济南陈；做官何事不做好，几千女万尽曾孙”<sup>⑩</sup>。张国华咏遵义府竹枝词载“满山栽橡绿盈峦，以叶调蚕茧作团；黄白如云光炫目，千秋遗爱记陈官”。作者在诗中注明，陈官是指知府陈玉璽。遵义人民视陈玉璽为造福的神，为他树碑立传，建祠祭祀。遵义府城修建的“蚕神庙”或“陈公祠”有多处。遵义府修建“陈公祠”两处：一为今中华路“蚕神庙”，后易名“陈公祠”（已毁），正殿专祀陈玉璽；二双荐山的“陈公祠”。在遵义乡下修建“陈公祠”有两处：一为尚嵇镇中街的“陈公祠”，二为苟江的“陈公祠”。

贵州还流行祭祀三国时期诸葛亮的习俗。诸葛亮南征有助于西南地区的发展，因此历史上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以西南最多。贵州的武侯祠分布于贵阳、定番（今惠水）、永宁（今关岭）、兴义、贞丰、大定（今大方）、黔西、毕节、绥阳、仁怀、古州（今榕江）、石阡、镇远、黄平、施秉、铜仁等地。诸葛亮南征的南中地区历来奉诸葛亮为神明，世世香火不绝，代代立碑树传。雍正时期陈匡世《水西杂咏》载“层岚叠簦古罗施，羽扇风流此出师；曾佐七擒封汉爵，至今俎豆武侯祠”。原注：“水西武侯庙内，傍列有济火像。”<sup>⑪</sup>郎葆辰《黔中杂咏》也载“信步清游任所之，偶寻古迹便留题；白云芳草阳明洞，流水桃花丞相祠”<sup>⑫</sup>。作者指出“丞相祠”即武侯祠，位于贵阳南明河上。历史上当武侯南征之际，济火不像孟获那样与其为敌，而是主动纳献军粮，像其祖先一样伐山通道，为王师排忧解难，协助诸葛亮收服孟获，济火因此被封为罗甸国王。西南人民口口相传，还造像于武侯祠中。

黑神庙又名忠烈祠、忠烈宫、荣禄宫、贵州馆、黔阳宫和黑爷庙等，祭祀唐代忠臣南霁云。明清时期黑神信仰以贵州为特色，其他地方少见。清代爱必达《黔南识略》载贵阳府，“忠烈庙在城内，祀唐南霁云，苗人称之为黑神，外郡

遍有。诸苗最敬惮之，其有暧昧未决事，称将质诸黑神，则无不吐实者”<sup>⑬</sup>。田雯《黔书》载贵阳的黑神庙云：“神姓南名霁云，庙在黔城之内，凡水旱灾疫兵革之事，有祷必应。”<sup>⑭</sup>竹枝词对此也多有题咏。如杨文莹《黔阳杂咏》载“火政克修真使事，未容长恃黑神灵”。原文注：“南明河在贵阳南门外，水响必有火灾。黑神者，南霁云也，黔人攘火于其庙。”<sup>⑮</sup>廖大闻《黎峨杂咏》“毕竟南来重城守，弓刀犹祀黑神灵”<sup>⑯</sup>；令狐堃《黔阳杂歌拟古竹枝体》“拟执鸡豚问霁云，黑神底事独称君；当年断指抽身早，不使奸雄逐剑分”<sup>⑰</sup>。如此记载，不乏其例。

### 三、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的占卜习俗

巫术崇拜也属原始宗教信仰，其主要形式是占卜。占卜的习俗，每个民族都曾存在过。虽然占卜的方式和用的实物各种各样，但都是基于原始宗教信仰，作为解决疑难问题的一种方法。古代经济、文化的落后使人们对生产和生活前景丝毫把握不住，无从得知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所在。认为做一件事是由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既然不能得到明示，只好借助某种特殊物体求得预告，从而决定做还是不做。这种行为称之为“占卜”。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延续着各种自然宗教信仰。竹枝词反映出贵州各族习惯都有自己的占卜方式，且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占卜形式。就占卜的用具看，就有鸡蛋卜、鸡骨卜、茅草卜、秤锤卜和螺蛳卜等。

#### （一）鸡蛋卜

鸡蛋卜多用于选屋基或坟地。在事先物色好的地基上，插香烧纸钱后，用一只生鸡蛋从人的额头滚落下地，如蛋破则为不吉利，另选别处；如蛋不破则为吉地。从竹枝词看，鸡蛋卜多见于黑苗和花苗等族属中。如梁玉绳《黔苗词》载黑苗鸡蛋卜地习俗：“葬地但凭鸡子卜，掩埋犹胜束藤箩。”原文注：黑苗“卜地，以鸡子掷之，不破者为吉”。田榕《黔苗竹枝词》载花苗“鸡卜欢呼一响间，椎牛挝鼓闹尸还；葬爷却恐阿爷识，五夜侵星送上山”。诗下注为“花苗卜葬地以鸡子掷地，不破者为吉地”<sup>⑱</sup>。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也载花苗“鸡子零星抛满地，鬼师喧贺护牛眠”<sup>⑲</sup>。

#### （二）鸡骨卜

鸡骨卜主要用于预卜凶吉。如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卜来鸡骨岁丰穰，宴客争罗异味尝”<sup>⑳</sup>。民国时期陶云逵调查表明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的西南非汉语部族的三大族群<sup>㉑</sup>。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魍

魑应从此辈欺，时看鸡骨代灵龟；病来不假神农药，只拟邻村召鬼师”。原注：“鸡卜信巫，凡苗皆然，而仲家为最，往往以此破产。”<sup>⑥</sup>吴振械《黔苗杂咏》“银环太大发笼梳，绝艳花枝蜡画粗；心事未谐鸡骨卜，有人还缚楮皮无”。作者注花苗“其卜也，或折茅，或熟鸡取其颈骨与脑，验之”。

### （三）茅草卜

芭茅草是苗族、布依族最常见的占卜方式。苗族认为芭茅草似刀剑，能驱鬼杀鬼，因而充满了神性；认为活人与精灵之间的栖息地主要靠茅草分开，精灵们通过茅草进入活人的生活区，肯定会在茅草上留下痕迹，因而借助茅草这中介可获取精灵来去的信息<sup>⑦</sup>。欧阳朝相《都匀竹枝词》载“淡淡银河闪闪星，团团男女坐空庭；捉茎茅草歌声起，道比街头卖卜灵”<sup>⑧</sup>。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有两首关于茅草占的诗，一是“时节开头大不同，祭天季夏有殊风；茅茭鸡骨占了卦，小病无忧年岁丰”。原文注：花苗“病不用药，惟求鬼师，虽贫必宰牲以祷，动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鸡取骨与脑验之”<sup>⑨</sup>。二是关于黑山苗善于茅草卜的诗“茅草一占封有神，绿林豪客是苗民；古州台拱山势恶，风雨漫山愁杀人”。原文注：黑山苗“能卜茅草卦之吉凶”。王锡晋《黔苗竹枝词》载爷头苗“宝扇擎云绾碧丝，劈啪簪子项圈儿；摆梅欲赋春无主，空有金钱卜散仔”<sup>⑩</sup>。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花苗、黑山苗和爷头苗等流行茅草卜的习俗。

### （四）秤锤卜

秤锤卜在文献中记载较少。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较流行，常用于测病因。秤锤卜类似于贵州吊重物占卜的习俗，如吊秤陀，即问病时，巫公拿出1根筷条，双手握住两端，筷条中间悬吊1块秤陀，口念秘诀，作起“巫法”，当秤陀摆动起来，便根据秤陀摆动的情况，定名为何种鬼作祟，告诉问卦者病因。秤锤卜习俗见于曾大伦《贞丰州竹枝词》中载仲苗（即布依族）：“不信医方信鬼神，仲苗襁病致家贫；秤锤卜后椎牛祭，老募何常解救人。”原注：“仲苗名巫为‘老募’，病即延卜秤锤，巫手秤锤，俟锤动即祭，日数祭，多破家。”<sup>⑪</sup>

### （五）螺蛳卜

螺蛳卜主要是用于卜问即将采取行动的吉凶，因此是在行动前出发地进行占卜。占卜呈现的卦象即选中的两只螺蛳中是哪一只获胜，可以预知事件的成败。

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额边高插白翎儿，出入那曾问险陞；有事吉凶何处卜，

还来盆内斗螺蛳”。作者注黑脚苗“有事取螺蛳二枚入水盆中，观其斗以卜吉凶”。这是反映苗族独特的“螺卜”实况。苗族认为螺蛳具有灵性，以螺蛳相斗，其胜负可以揭示出隐秘的实情和预测未来事态的发展。因此若有争执，苗族往往以斗螺蛳裁判双方的是非曲直，如遇悬而未决的事情，也用斗螺蛳的办法来占卜吉凶。“螺卜”时，通常是将两只田螺分为“主螺”与“客螺”而同置于盆中以相斗，观其胜负来占卜未来的福祸吉凶。余上泗记载黑脚苗独特的“螺卜”习俗也见于嘉庆时期李宗昉《黔记》：“凡作事，以二螺蛳置盆中，观其相斗，以卜吉凶，每多应验，呼曰‘军师’。”<sup>⑫</sup>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各民族的占卜习俗集中体现了原始宗教的质朴性、具体性和非专业性，说明清代外来宗教对贵州各族的影响还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上。

总之，从清代贵州竹枝词看，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主要以原始宗教信仰为主，具有多神信仰及其多层复合的特征。民间信仰中保留了原始生命意识与图腾的痕迹，蕴藏着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是各民族的集体记忆。民间信仰和文化认同民间信仰对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和显要文化表征。

（责任编辑：熊邑）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2009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科研点项目：喀斯特环境与贵州墓葬文化（编号09ZD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这方面的成果有：雷秀武《试论黔东南苗族图腾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刘代霞《赫章苗族原始宗教论》，《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4期；周国茂《贵州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溯源》，《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潘成义《试论贵州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等等。

② 向柏松：《巴人竹枝词的起源与文化生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第22卷第1期，2004年2月。

③ [清]张国华：《黔省竹枝词》，民国手抄本。

④ [清]赵旭、赵彝凭：《桐梓耆旧诗前集、后集》卷8，民国抄本。

⑤ 桐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梓历代诗集成》，1998年。

⑥ [清]张澍：《养素堂诗集》卷3，清道光刻本。

⑦ [清]杨文莹：《幸草亭诗钞》卷上。

⑧ [清]田榕：《碧山堂诗钞》卷末《附录》，黔南丛书本。

⑨ [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2。

⑩ [清]黄宅中：《大定府志》卷58《文征八》，道光年间刻本。

- ⑪周润民、何积全：《解析夜郎千古之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100 页。
- ⑫〔清〕夏修恕：《思南府续志》续增《艺文》，道光年间刻本。
- ⑬〔清〕蒋攸銑：《黔韶纪行集》。
- ⑭〔清〕吴振棫：《花宜馆诗钞》卷 2，同治年间刻本。
- ⑮〔清〕孔昭虔：《镜虹吟室诗集》卷 3。
- ⑯〔清〕周作楫：《贵阳府志》余编卷 16，咸丰年间刻本。
- ⑰〔清〕杨文莹：《幸草亭诗钞》卷上。
- ⑱〔清〕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1 卷本），民国手抄本。
- ⑲〔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33 页。
- ⑳〔清〕田雯等：《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等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74 页。
- ㉑〔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 2，清末香艳丛书本。
- ㉒〔清〕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民国手抄本。
- ㉓〔清〕齐周华：《名山藏副本》下卷。
- ㉔〔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 2，清末香艳丛书本。
- ㉕〔清〕张澍：《养素堂诗集》卷 3，清道光刻本。
- ㉖〔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光绪刻本。
- ㉗张俊颖：《兴仁县志》卷 21，民国年间刻本。
- ㉘转引自姚炽昌：《清代两组描绘侗乡风情竹枝词读评》，《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 ㉙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80 页。
- ㉚万建中：《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6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第 139 页。
- ㉛刘锋：《百苗图疏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246 页。
- ㉜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第 177—178 页。
- ㉝〔清〕田雯等：《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等点校，1992 年，第 118 页。
- ㉞〔清〕田雯等：《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等点校，第 212 页。
- ㉟〔清〕傅恒等编纂：《皇清职贡图》，殷伟、徐大军、胡正娟点校，扬州：广陵书局，2008 年，第 507 页。
- ㊱〔清〕张澍：《养素堂诗集》卷 3，清道光刻本。
- ㊲〔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光绪刻本。
- ㊳〔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 2。
- ㊴〔清〕喻勋、胡长松：《铜仁府志》卷 19《诗》，1946 年缩印本。
- ㊵李汉林：《百苗图校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47 页。
- ㊶〔清〕张澍：《养素堂诗集》卷 3，清道光刻本。
- ㊷〔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 2，清末香艳丛书本。
- ㊸〔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光绪刻本。
- ㊹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3591 页。
- ㊺〔清〕梁玉绳：《清白士集·蜕稿》。
- ㊻〔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光绪刻本。
- ㊼〔清〕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民国手抄本。
- ㊽〔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 2，清末香艳丛书本。
- ㊾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第 189 页。
- ㊿〔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卷 16《农桑》，道光年间刻本。
- ①〔清〕杨文莹：《幸草亭诗钞》卷上。
- ②〔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卷 46《艺文》，道光年间刻本。
- ③〔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卷 46《艺文》，道光年间刻本。
- ④〔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卷 58《文征》，道光年间刻本。
- ⑤〔清〕周作楫：《贵阳府志》余编卷之 18，咸丰年间刻本。
- ⑥〔清〕爱必达等：《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杜文铎等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4 页。
- ⑦〔清〕田雯等：《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等点校，第 97 页。
- ⑧〔清〕杨文莹：《幸草亭诗钞》卷上。
- ⑨蒋芷泽：《兴义县志》第 13 章《艺文》，1966 年油印本。
- ⑩桐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梓历代诗集成》，1998 年。
- ⑪〔清〕田榕：《碧山堂诗钞》卷末《附录》，黔南丛书本。
- ⑫〔清〕刘韞良：《牂牁苗族杂咏》，民国手抄本。
- ⑬〔清〕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 4。
- ⑭陶文逵：《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边疆人文》第 1 卷第 2 期，1943 年 11 月。
- ⑮〔清〕黄宅中：《大定府志》卷 58《文征八》，道光年间刻本。
- ⑯徐晓光：《芭茅草与草标——苗族口承习惯法中的文化符号》，《贵州民族研究》28 卷第 121 期，2008 年 6 月。
- ⑰郭辅相：《八寨县志稿》卷 29，1932 年铅印本。
- ⑱〔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光绪刻本。
- ⑲赵杏根：《历代风俗诗选》，长沙：岳麓书社，1990 年，第 385 页。
- ⑳〔清〕张铤：《兴义府志》卷 64《文学传》，清宣统铅印本
- ㉑〔清〕田雯等：《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等点校，第 301 页。